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易培基

本院理事鹿瑞伯先生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續前）

（一）道光朝禁煙及其交涉史料

李鴻賓等遵旨覆奏查禁鴉片烟土章程由

廣東巡撫臣朱桂楨
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臣李鴻賓
粵海關監督臣中祥　跪奏爲遵旨會議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有人陳奏鴉片烟積弊請杜絕來源一摺、據稱夷船私帶烟土來粵、竟敢於附近虎門之大魚山洋面、另設夷船囤積、稱爲鴉片躉、並有夷目兵船名曰護貨、同泊一處、勾通土棍、以開設鋑店爲名、暗中包售烟土呼爲大窰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聯興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與夷人議價立劵、以憑到躉交貨、謂之寫書、又有包攬走漏之船、名曰快鞋、來往如飛、呼爲插翼、其船星夜遄行、所過津關、遇有巡丁追邏、竟敢施放鎗礮、關吏莫敢誰何、又不報官懲辦、是以肆無忌憚、此種快鞋、現有一二百隻之多、凡由躉送貨至窰口者、皆係此等船包攬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贓、包庇行私、其弊尤甚、其銷售各路、福建之廈門、直隸之天津、及廣東之雷瓊二府、皆由窰口立劵到躉交貨、其餘各省私販入口出境、均係快鞋船包送出境必由之口、如南海屬之仙管汛、瀾石汛、紫洞口、落松、海口、香山屬之黃圃三、各屬之西南汛蘆包埠等處、其由大窰口分銷內地、悉由奸民串同各衙門蠹役開設私局、名爲小窰口、各處城鄉市鎮所在皆有、查烟土一項私相售賣、每年紋鋑出洋、不下數百萬、是以內地有用之財、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無窮、且竭財亦無盡、等語、鴉片流毒最甚、前已屢降諭旨、

（未完）

清銅胎琺瑯

宋宣和梁苑雕龍硯

西清硯譜摹繪宋硯之一

宋宣和梁苑雕龍硯（背面）

名教罪人出版

此書清宮原藏外無傳本今用上等連史紙精印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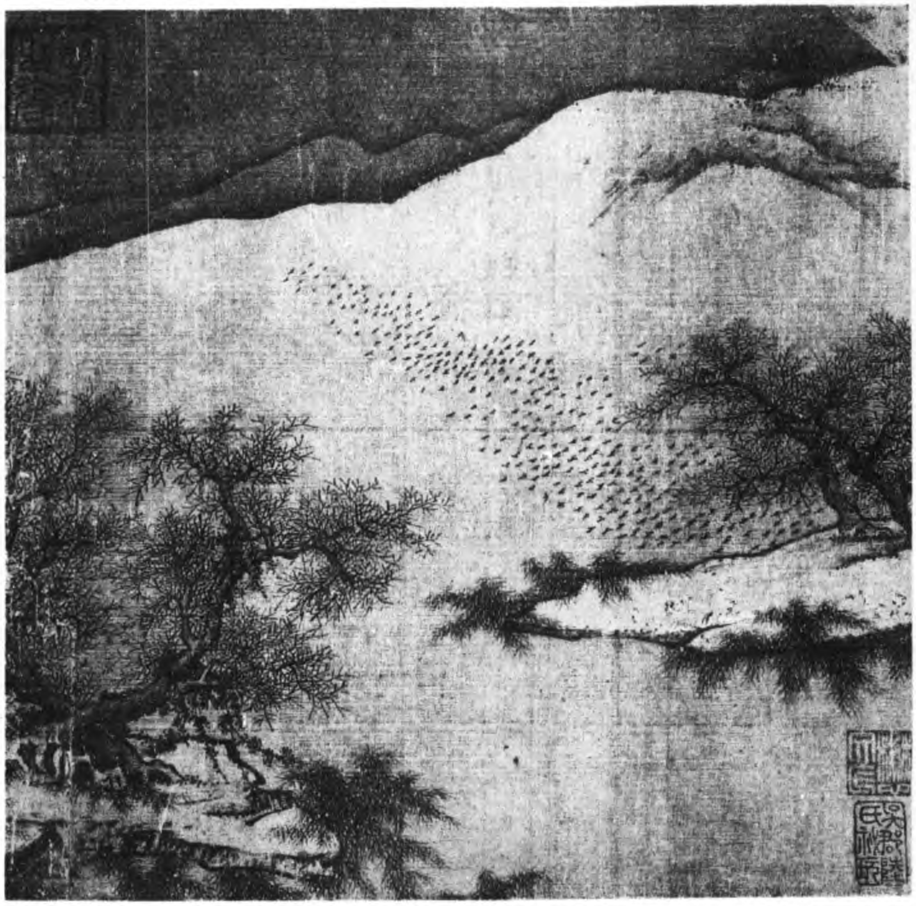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宋四家墨寶出版
本刊逐期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九角刻已出版

宋徽宗瘦金書 (宋人法書之一)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名佶、嗣哲宗立、深通百藝、書畫尤工、自稱敎主道君皇帝、金帥深入、傳位太子、是爲欽宗、尊帝爲道君太上皇帝、在位二十五年、紀元六、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靖康末、金人陷汴京、虜二帝北去、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廟號徽宗、

宋元明人畫册之八 (無款)



繪事雜錄 (續前)

四友齋叢說

夫書畫本同出一源、蓋畫卽六書之一、所謂象形者是也、虞書所云、彰施物釆、卽畫之濫觴矣、古五經皆有圖、余又見有三禮圖考一書、蓋車輿冠冕章服象服褕狄笄褘之類、皆朝廷典章所係、後世但照書本言語想像爲之、豈得盡是、若有圖本、則儀式具在、按圖製造、可無舛錯、則知畫之所關、蓋甚大矣、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觀之、嘗從觀畫、過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古人畫如顧愷之孝經圖、列女圖、閻立本職貢圖、馬和之毛詩豳民圖、諸人所作旅獒圖、瑞應圖、歷代帝王像、歷代名臣像諸畫、豈可謂之全無關於正理、無裨於世敎耶、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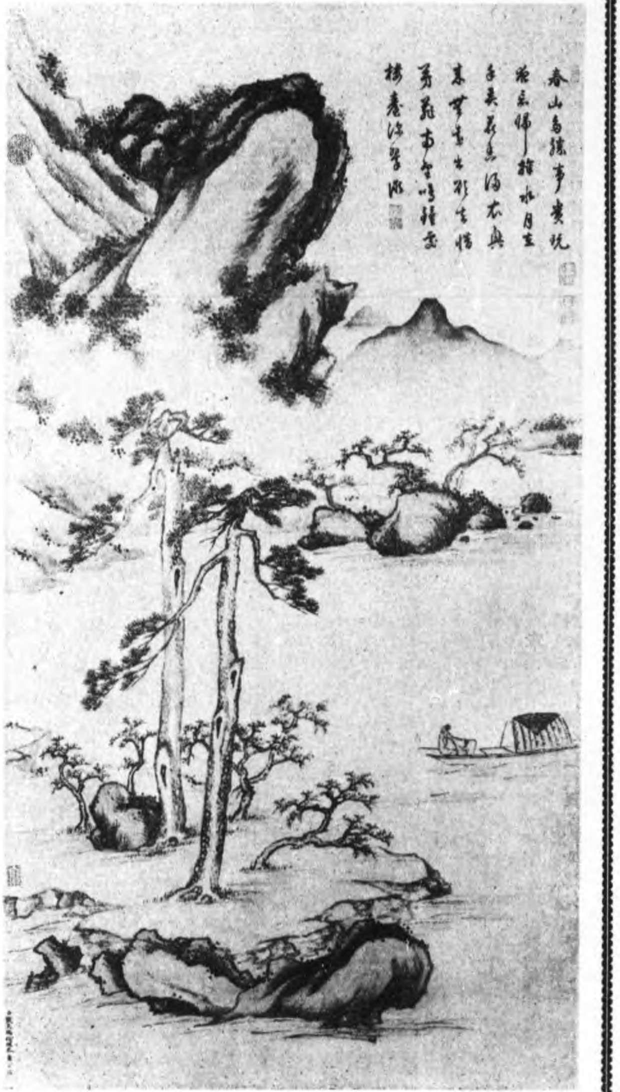
沈石田山水册出版

明陳衜復畫扇

陳淳、字道復、以字行、又字復甫、號白陽山人、長洲庠生、游文門、以宋元爲法、花鳥有深趣、山水淋漓疎爽、不落蹊徑、天才秀發、凡經學古文詞章書法篆籀皆善、詩亦臻妙、以文行著、有欲薦留秘閣、固辭弗就、意尚元虛、厭塵俗不屑視家人事、日惟焚香隱几、讀書玩古、與高人勝士從容文酒而已、成化癸卯生、嘉靖甲辰卒、年六十有二、

清張宗蒼山水（小傳詳前）

清戴天瑞指畫山水



戴天瑞、字西塘、又號貢園、寫意水草鱗介、頗有神韻、亦善山水、

關內侯印之一　龜紐塗金

關內侯印之二　龜紐塗金

關內侯印之三　龜紐塗金

毛邊紙每册五角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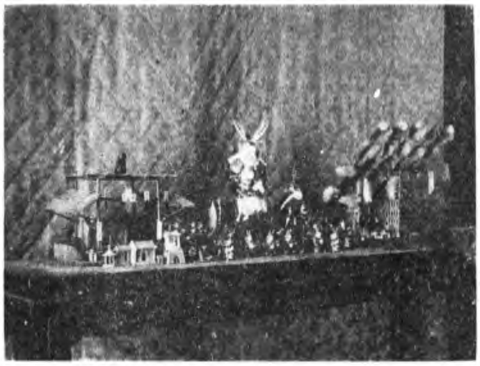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先說耗子、耗子之意、卽言彼輩專做溥先生的鼠竊、什麼遺老不遺老、眞正遺老、已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隱其姓名、飽薇蕨以沒世、今日在通都大邑出鋒頭的遺老、好比如康有爲哩、陳寶琛哩、鄭孝胥哩、羅振玉哩、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挾有另一種騙法的痞棍、晝伏夜動、名之曰鼠竊亦可、有如康有爲、年來到處棍騙、人人皆知、至於羅振玉、不但專販國粹、假造古董、爲東洋巨騙、一都分日本人痛惡之、卽彼二十年前在我們蘇州、吞沒師範學堂建築巨欵、至今懸案未結・就是鄭孝胥、於這兩天發表的八十萬金寶借欵、他當時本想串同奸商、用六十萬借押、且回扣每萬得五百元、利息則按月一分二厘、被溥先生岳父榮源去戳穿、方把他関出內務府、止有好像陳寶琛、王國維之徒、比較謹愿、然而終免不了一個變形的鼠竊、近來有一個住在後門內三眼井七號的老太監、叫做邱和來、他在奏事處當差、當到首領、已有三四十年、他說、『那班陳師傅之徒、專門想借光、今天磕響頭、拿了書畫走了、明天謝天恩、領了古玩去了、如東西被那班拖辮子的漢官老爺搜括完了、』借光別號揩油、的確算得鼠竊的一種、至於載在檔案內、凡做過京師地・官的、幾乎都領到重要的官產、充做賞賜、若說明明頒賞、各省的大官不必說、就是會鑽的國會議員等、都把他的生日、列在長春宮的送禮單上、經了這許多大小耗子、每年竭澤而漁的去揩油、如何不在二十年內、把溥先生揩得骨瘦如柴、在破宮殿裏、臥牛衣中、對窗紙的亮光啜泣呢、然而這班東西、大利所在豈肯放過、所以陽托忠憤、陰行把持、極其可笑的、到了東交民巷、還在日使館的餘室中、榜出南書房軍機處等名目、一日羅振玉揚言、『昨天有一極可笑的事、有一名馬夷初的、闖入南書房、我適上值、聲稱要見我們上頭、我們上頭豈隨便要見就見的麼、』馬先生笑倒了、擬再遇羅、問他你是誰、他若說是羅振玉、當驚答曰、原來你尙在世、不是早聽見你已投日本海自盡、予諡忠烈了麼、總之、這班無聊宮鼠、是仗着帝制、作名利雙收的計畫的、至於專門圖利的、則有下兩等、 再說癆蟲、癆蟲者、卽附入骨內、要把皇帝的溥儀、不鑽死他不歇手、宮監等其小焉者也、最大的癆蟲窠、便是內務府、宮中一切費用、照舊無底般的侵蝕、說出來人人要笑倒的、御膳房每月用醬要二百十斤、那一年二千五百二十斤醬、已把溥儀夫婦、變成醬人蘿蔔而有餘、所以內務府的首領紹英、在辛亥革命時已報破產、至今十有三年、反東也銀行存款、西也巨產買主、數以幾百萬計、現在恐怕查抄、駭得不敢出頭、前日我亦與點檔案、見列正開銷七項、每年共需銀二百八十餘萬元、無一非可笑的用款、試舉一例、有鐘表傳報費一萬三千餘元、你想是什麼話、然額定則二百八十餘萬、若實用則有宣統十五年收入賬、（那裡是什麼收入、就是借的債、賣的古董之類、）有五百數十萬元之多、不見有一錢存留、所以京報上已登過的別種報告、有年需六百數十萬元之說、又拿最近一事爲證、所謂陰歷年底、溥先生要去清宮拿些衣服等穿穿、此亦人情之常、中間便有乾隆磁器、仇十洲漢宮圖兩幅之類、大約要充元旦賞品、揩而未予、僅取去衣服一項、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的兩天、莊院長做組長、親眼看他們取出的、我充物品點查員、親手遞過、一一唱交的、單是貂袍一項、便是二百餘件、其餘青狐玄狐大馬海龍之類、也二三百件、出了神武門、據當時在場人開講白嚼的估價、至少值四十萬、又有人說、就拿這四十萬圓、給溥先生夫婦二人、到倫敦郊外、與葡萄牙王一同過度、也已經舒服極了、不料過了三天、就見報上登載、溥先生向清宮取出寶貝若干、押當十萬元、把年關度過、才知道還是那班內務府的癆病蟲、開了幾天的葷、當然日使館內所設南書房的上值者、如羅振玉等一般宮棍、也必定叩謝了一滴的天恩、據我所知、什麼宗室黃帶子、還在白廟胡同裡、替我朋友拉包車、一碗施粥也不曾在這十萬元裡喝着、這算什麼一回慘酷滑稽的事、所以再去取東西、委員會既因不合點查章程、不許零星再取、我個人亦很替溥先生盼望、等點查完了、分清公私、凡不關朝章國故的、什麼金銀寶貝、都讓溥先生拿去、 （未完）

清室取衣物皮貨帳單之末一頁

養心殿內之玩物



故宮博物院影印道咸同三朝夷務始末預約展期廣告
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秦漢印譜出售廣告
故宮月刊
清代帝后像